读《皮囊》有感

 礼河实验学校 李娟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这句话成为了很多人的至理名言，而我从《皮囊》一书中所体会到的是：透过那皮囊看到自己的灵魂才是我们不断经历的真正目的。

阿太是个很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她在厨房很冷静地喊：“哎呀。”在厅里的我大声问：“阿太怎么了？”“没事，就是把手指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她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病房里正在帮阿太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太的故事。她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他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她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邻居都骂她没良心，她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

在阿太年迈的身躯里，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自由的渴望，骨子里藏着的是对活力的憧憬，然而这一切却只能永远被困在这副苍老无力的身躯中。正如作者在文中的话“在阿太的生活观里，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是啊！皮囊有心，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不管这具皮囊是什么质地，它包裹着一颗心。人生或许就是一具皮囊打包携带着一颗心的羁旅。

《皮囊》一书写的最为感人的内容是发生在那二百平土地里的心酸故事。父亲的不幸，母亲维护爱情的独特方式。母亲一直坚持要把房子建完，哪怕是建完后不久就要被拆掉，她也义无反顾。当时的我很不理解，毕竟自己家过得很贫苦，却还“死要面子活受罪”。然而母亲不管这些，她一直坚持建房子，直到最后，我才理解，这个所谓的“房子”，是母亲与父亲爱情的见证。尽管父亲残疾了，去世了，但母亲认为这个房子代表了父亲的脸面，她希望父亲发起的这个家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

母亲信仰神明，她始终相信丈夫只是肉体的离去，灵魂一直陪伴她左右。所以她问卜，求神拜佛，祈求为丈夫的灵魂找到适合安放的地方。有时候有这种信念是一种好事，起码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的信念还会支撑着你的肉体一路前行。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对待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每个人自己去寻找和它相处的方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有，人的欲望也是。以前以为节制或者自我用逻辑框住，甚至掩耳盗铃地掩藏住，是最好的办法，然而，无论如何，它终究永远在那躁动起伏。

我期许自己要活得更真实也更诚实，要更接受甚至喜欢自己身上起伏的每部分，才能更喜欢这世界。我希望自己懂得处理、欣赏各种欲求，各种人性的丑陋与美妙，找到和它们相处的最好方式。

“我在海边上车，一路被带向浓郁的山色，窗外的景致，如同溪流中的光影那般鲜润地滑走，我看着一座座房子在我眼光中迅速到来，却仓促被扯走……我多么希望能和我珍惜的人一直一路同行，但我也明白，我现在唯一能努力的是，却使彼此错身了，我希望，至少我们都是彼此曾经最美的风景——这也是我能想到唯一反抗。”

谢谢时光，谢谢命运，虽然他们那么残酷。但终究让我看到过风景。物都不可避免地有阴暗的一面。想要活得轻松便要学会妥协，我不相信成熟能让我们接受任何东西，成熟只是让我们更能自欺欺人。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副最初的皮囊，又为什么要给自己装上更多不真实的皮囊来伪装最后又一层一层地撕扯下来呢?我们的灵魂还在，我们仍有梦，就要不忘初心。

人各有异，这是一种幸运：一个个风格迥异的人，构成了我们所能体会到的丰富的世界。但人本质上又那么一致，这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有心，便能通过这共通的部分，最终看见彼此，映照出彼此，温暖彼此。

皮囊可以不相信心，可以把心忘掉，但一颗活着、醒着、亮着的心无法拒绝皮囊，皮囊标志出生命的限度、生活的限度，生命和生活之所以值得过，也许就是因为它有限度，它等待着，召唤着人的挣扎、愤怒、斗争、意志、欲望和梦想。

如果皮囊朽坏，我们还剩下什么？好吧，你告诉我，还有灵魂。可是，那些古书上的孤魂野鬼，它们所渴望的，不过是转世为人，再得一具皮囊。温暖的、逸乐的、疼痛的、脆弱的、可耻的皮囊。

人民的经历是时代的经历，人民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我们是平凡的大众，也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我们是社会的骨血，若是抓不到我们的灵魂，那么这副躯体也只会是奄奄一息。在《皮囊》里，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作者的人生，我也看到了大多数人的人生，他们一直在生活的苦难中不断寻找自己的精神信念，努力地在生活着，我觉得这就是生命的意义。